



作者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三十余年,在多年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中,敏锐地发现了《红楼梦》的家教价值。认为现代家庭教育的种种热点难点,无不在其中找到根源。比如家暴问题、早恋问题、溺爱问题、民主问题、平等问题、单亲问题、监管问题等等。家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,作者独辟红学蹊径,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鉴赏探究《红楼梦》,思之,研之,遂写下了《红楼家教碎语》。

全书分为十六章,每一章先通过“走进红楼”熟悉相关片段,再通过“家教碎语”议论有关家教问题;为了佐证该家教问题,还设置了“家教金箴”以名人名言或格言警句的形式,揭示人们对此问题的深刻认识或重视程度。某些家教问题,如果有经典诗文,或者警示时文,便在“阅读链接”里予以收录,以便参照阅读。

该书于2017年7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,本报在“读书”栏目予以选登,以飨读者。

## 第二章 说平等:父子平等多尊重

□张琪

### 片段一:宝玉题对额,贾政气凌人

**导读:**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载,大观园工程竣工,贾珍请贾政参观验收,并题写匾额对联。贾政遂带领一帮清客前往,宝玉在园中游玩不期遇见,也被贾政叫住随同。整个过程,生动地表现了贾政与宝玉父子关系的严苛。它是一面镜子,可以照见现代家庭父子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弊端。下面是其中一个片段。

贾政笑道:“倒是此处有些道理。固然系人力穿凿,此时一见,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。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。”说毕,方欲进篱门去,忽见路旁有一石碣,亦为留题之备。众人笑道:“更妙,更妙!此处若悬匾待题,则田舍家风一洗尽矣。立此一碣,又觉生色许多,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。”贾政道:“诸公请题。”众人道:“方才世兄有云,‘编新不如述旧’,此处古人已道尽矣,莫若直书‘杏花村’妙极。”贾政听了,笑向贾珍道:“正亏提醒了我。此处都妙极,只是还少一个酒幌,明日竟作一个,不必华丽,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作来,用竹竿挑在树梢。”贾珍答应了,又回道:“此处竟还不可养别的雀鸟,只是买些鹅鸭鸡类,才都相称了。”贾政与众人都道:“更妙。”贾政又向众人道:“‘杏花村’固佳,只是犯了正名,村名直待请名方可。”众客都道:“是呀。如今虚的,便是个什么字样好?”大家想着,宝玉却等不得了,也不等贾政的命,便说道:“旧诗云:‘红杏梢头挂酒旗。’如今莫若‘杏帘在望’四字。”众人都道:“好个‘在望’!又暗合‘杏花村’意。”宝玉冷笑道:“村名若用‘杏花’二字,则俗陋不堪了。又有古人诗云:‘柴门临水稻花香。’何不用‘稻香村’的妙?”众人听了,亦发哄声拍手道:“妙!”贾政一声喝断:“无知的业障!你能知道几个古人,能记得几首熟诗,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!你方才那些胡说的,不过是试你的清浊,取笑而已,你就认真了!”说着,引众人步入茆堂,里面纸窗木榻,富贵气象一洗皆尽。贾政心中自是喜欢,却瞅宝玉道:“此处如何?”众人见问,都忙悄悄的推宝玉,教他说好。宝玉不听人言,便应声道:“不及‘有凤来仪’多矣。”贾政听了道:“无知的蠢物!你只知朱楼画栋,恶赖富丽为佳,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。终是不读书之过!”宝玉忙答道:“老爷教训的固是,但古人常云‘天然’二字,不知何意?”

众人见宝玉牛心,都怪他呆痴不改。今见问“天然”二字,众人忙道:“别的都明白,为何连‘天然’不知?‘天然’者,天之自然而有,非人力之所成也。”宝玉道:“却又来了!此处置一田庄,分明见人力穿凿扭捏而成。远无邻村,近不负郭,背山山无脉,临水水无源,高无隐寺之塔,下无通市之桥,峭然孤出,似非大观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,得自然之气,虽种竹引泉,亦不伤于穿凿。古人云‘天然图画’四字,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,非其山而强为其山,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……”未及说完,贾政气得喝命:“又出去!”刚出去,又喝命:“回来!”命再题一联:“若不通,一并打嘴!”宝玉只得念道:“新涨绿添浣葛处,好云香护采芹人。贾政听了,摇头说:“更不好。”

——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,怡红院迷路探深幽》

### 片段二:宝玉进园,贾政严厉

**导读:**大观园竣工后,元春觉得大观园如不住人必致寥落,便令家中能诗会赋的姊妹和宝玉进住。在贾政的一番严厉训诫后,宝玉住进怡红院。宝玉进园住,心里乐开花;贾政不欲让宝玉进去,可贵妃有懿旨,不可不从。但他偷换元春意思,把宝玉进园说成是“禁管”。在宝玉听到元春的安排意见和听到贾政呼叫的消息后,宝玉喜忧表现迥异,真令人感慨。

贾政、王夫人接了这谕(指元春要求

宝玉同姊妹们进大观园住。作者按),待夏守忠去后,便来回明贾母,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,安设帘幔床帐。别人听了还自犹可,惟宝玉听了这谕,喜得无可不可。正和贾母盘算,要这个,弄那个,忽见丫鬟来说:“老爷叫宝玉。”宝玉听了,好似打了个焦雷,登时扫去兴头,脸上转了颜色,便拉着贾母扭得好似扭股儿糖,杀死不敢去。贾母只得安慰他道:“好宝贝,你只管去,有我呢,他不敢委屈了你。况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。想是娘娘叫你进去住,他吩咐你几句,不过不教你在里头淘气。他说什么,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。”一面安慰,一面唤了两个老嬷嬷来,吩咐:“好生带了宝玉去,别叫他老子唬着他。”老嬷嬷答应了。

宝玉只得前去,一步挪不了三寸,蹭到这边来。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,金钏儿、彩云、彩霞、绣鸾、绣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,一见宝玉来,都抿着嘴笑。金钏一把拉住宝玉,悄悄的笑道:“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,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?”彩云一把推开金钏,笑道:“人家正心里不自在,你还奚落他。趁这会子喜欢,快进去罢。”宝玉只得挨进门去。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。赵姨娘打起帘子,宝玉躬身进去。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,地下一溜椅子,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。一见他进来,惟有探春和惜春、贾环站了起来。

贾政一举目,见宝玉站在跟前,神彩飘逸,秀色夺人,看看贾环,人物委琐,举止荒疏,忽又想起贾珠来,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,素爱如珍,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;因这几件上,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。半晌说道:“娘娘吩咐说,你日日外头嬉游,渐次疏懒,如今叫禁管,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。你可好生用心习学,再不好守分安常,你可仔细!”宝玉连连的答应了几个“是”。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。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。

王夫人摸着宝玉的脖项说道:“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?”宝玉答道:“还有一丸。”王夫人道:“明儿再取十九来,天天临睡的时候,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。”宝玉道:“只从太太吩咐了,袭人天天晚上想着,打发我吃。”贾政问道:“袭人是何人?”王夫人道:“是个丫头。”贾政道:“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,是谁这样刁钻,起这样的名字?”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了,便替宝玉掩饰道:“是老太太起的。”贾政道:“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,一定是宝玉。”宝玉见瞒不过,只得起身回道:“因素日读诗,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:‘花气袭人知昼暖。’因这个丫头姓花,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。”王夫人忙又道:“宝玉,你回去改了罢。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。”贾政道:“究竟也无碍,又何用改。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,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工夫。”说毕,断喝一声:“作业的畜生,还不出去!”王夫人也忙道:“去罢,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。”宝玉答应了,慢慢的退出去,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,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。

——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《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》

### 【家教碎语】

诗云:父子平等多尊重,家庭和谐乐融融;辱骂臭骂加讽刺,黔驴终将叹技穷。

读《红楼梦》,经常为贾政与宝玉那老鼠和猫般的父子关系而感叹。
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,父严母慈,似乎是天经地义。其实,在严厉的父子关系下,子女感受更多的是恐惧,在子女时时处处都对父母避而远之的时候,父母的家庭教育注定要失败。

且看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的情节。

本回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不论宝玉题对额如何,均遭到臭骂;早答、

迟答,多答、少答,动辄得咎,这实际上反映出封建社会时期过于严苛的父子关系。也许贾政内心是极为高兴赞许的,表现出的却是斥责辱骂。由本回的题对额,可见封建时代父子关系的糟糕。

下面我们来看小说第十七回的内容做一梳理,看贾政如何对待宝玉:

大门白石题名,众清客题有“叠翠”“锦嶂”“赛香炉”“小终南”等,宝玉认为题上“曲径通幽”,众人夸奖,贾政笑道:“不可谬奖。他年小,不过以一知充十知用,取笑罢了。”言语中暗含肯定,但表现出的批评。

宝玉题“沁芳”时,对众清客的“翼然”“泄玉”予以否定,直言“粗鄙不雅”,贾政怎么说,“诸公听此论若何?方才众人编新,你又说不如述古;如今我们述古,你又说粗陋不妥。”也许作者意在以此引出宝玉高论,表现形式还是批评。

宝玉题“有凤来仪”时,贾政一说此处适于读书,并有意看宝玉,宝玉便吓得垂头。接下来又批评宝玉是个“轻薄人”,说他“狂为乱道”。当宝玉否定众人题词说出“有凤来仪”时,众人叫妙,他仍骂曰“畜生,畜生,可谓‘管窥蠡测’矣。”不但嘲讽宝玉见识短浅,而且语言粗俗。

题“稻香村”时,宝玉否定题“杏花村”,认为该题“杏帘在望”,后又认为若用村名,不如用“稻香村”。宝玉说得有理有据,头头是道。可贾政呢?仍然是断喝:“无知的业障!你能知道几个古人,能记得几首熟诗,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!你方才那些胡说的,不过是试你的清浊,取笑而已,你就认真了!”宝玉说的明明在理,可贾政偏说是胡说;即便是教育宝玉谦虚,也应明辨是否为前提,否则宝玉说话行事就是不知何去何从了?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。

来到茆堂。对于茆堂景色,贾政喜欢,众人赞赏,宝玉偏说不及“有凤来仪多矣”,贾政骂他是“无知的蠢货”,说他不知“清幽气象”是“不读书之过”。后众人不理解宝玉为何不知“天然”之意时,宝玉反驳道:“……此处置一田庄,分明见人力穿凿扭捏而成。远无邻村,近不负郭,背山山无脉,临水水无源,高无隐寺之塔,下无通市之桥,峭然孤出,似非大观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,得自然之气,虽种竹引泉,亦不伤于穿凿。古人云‘天然图画’四字,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,非其山而强为其山,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……”对贾政喜欢的景致,宝玉竟然这样全盘否定,气得贾政不等宝玉说完,竟然喝命“又出去”,人家出去,又叫回来题联,宝玉随即吟出“新涨绿添浣葛处,好云香护采芹人”,贾政不加任何解释,判定“不好”,不知贾政是否懂得诗意,像他这样的草包估计也很难说出中肯的理由。

众人来到玲珑山石处,见有很多异草,贾政及众人均不认识,宝玉不等询问,抢先解道:“……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薜荔,那香的是杜若蘅芜,那一种大约是菖兰,这一种大约是清葛,那一种是金簪草,这一种是玉簪藤,红的自然是紫芸,绿的定是青芷。想来《离骚》《文选》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,也有叫作什么藿萐姜萐的,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绛的,还有石帆、水松、扶留等样,又有叫作什么绿萼的,还有什么丹椒、蘼芜、风连。如今今年深岁改,人不能识,故皆象形夺名,渐渐的唤差了,也是有的。”宝玉抢先作答也错,贾政喝问责怪“谁问你来?”唬得宝玉只有倒退,不敢做事。后来题写抄手游廊时,宝玉不说,也有罪过“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,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?”在这样的父亲面前,真是动辄得咎。

后来到正殿,宝玉似乎想到梦中的“太虚幻境”,没有及时作答,贾政又嘲笑宝玉“你这畜生,也竟有不能之时了”。题“沁芳阁”,贾政“偏不用”,岂不是以尊抑卑,以势压人?题“红香绿玉”,贾政连说“不好”,不说任何理由,宝玉心里怎么服气?  
(未完待续)